

中医教学

如何学好《神农本草经》原著

广州中医学院中药方剂教研室 赵思兢

无论研究哪一门学科,都不能割断这门学科发生发展的历史。为了进一步钻研或学好中医学这一门学科,必先由学好《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经》)起步,因为它总结古代用药有关知识已有较大进步,指导现代中医用药仍有很多实用价值。下面就怎样学好《本经》原著的有关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读好原著 吐误茹真

(一) 凡读原著,要从三方面入手:(1) 先读原著的序例和跋言,再看目录次序与内容,了解全书要解决什么主要问题和编写情况,以便有计划有层次地精读正文。(2) 对书中疑难字词,用铅笔划上易于检查的符号,力争通过工具书查明字音词意,必要时写上眉注或眉批,不能囫圇吞枣,遗留较多不能理解之处。(3) 对古代抄传简册或影印版本,或曾佚失过后来辑复有几种版本等,都要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设法找到有代表性的善本加以核对,以便了解原著的本来面貌。由于《本经》原书佚失已久,并有多种辑复本流传,对这些有关问题更应重视。

(二) 《本经》成书年代问题。《本经》是中医学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部古典著作,但古代最早的文史资料没有记载和介绍它怎么办?早在南北朝陶弘景整理该书时,对成书年代曾提出几点看法。其中提到:“轩辕(即黄帝氏族)以前,文字未传……至于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成,不尔,何由得闻?至乎雷、桐,乃著在篇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这是所提出几点看法中较为合理的一种看法,因《本经》和《内经》都不是一时一人所写成的,这个结论是经过后人反复考据加以证实。从阅读《本经》序例中的用药各种原则、发展经过有多种内容,主治原文中先后重复堆迭,收载品种先后出现的地名药材[如巴豆、巴戟天的巴,秦椒、秦艽的秦,蜀枣(山萸肉)、蜀椒的蜀,羌青(独活)的羌,吴茱萸的吴,阿胶的阿,海蛤、海藻的海,胡麻的胡,戎盐的戎]等等,均说明不是一时一人写成。而是在先秦战国时代编成《内经》前后,到西汉这

一较长的历史阶段的积累而类聚辑成的。至于陶弘景提出另一个成书年代看法谓:书中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系仲景、元化等所记。经过查考,这一看法的依据不足。理由:(1) 依据有些地名代表药名,在西汉及西汉以前就有,不是“后汉时制”。(2) 仲景、元化作为一代名医,对病人或教学生能记诵《本经》,正是纸张和印刷术尚未发明或推广,得到重要文献极其不容易,因而必须背诵记忆,这是古代学者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过硬基本功,能记诵不于是他本人的写作。(3) 陶弘景本来知道,汉献迁徙,晋怀奔进,文籍焚糜的情况,当时国家动乱,不可能将中华民族各地药物进行集中整理(战国时代各国还有一段时间较为安定,具有各以富强争胜别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所以说《本经》不可能在东汉写成。(4) 仲景的《伤寒论》113方用药87种,与《本经》收载药300多种二者相比差距很大,而且《伤寒论》用药87种中有20多种是《本经》没有收载,更证明不是仲景、元化等所记,而是《内经》成书前后由战国到西汉较长时间继续补充辑成。此外,清·孙星衍在其辑复《本草经》序云:“艺文志有《神农黄帝食药》七卷,今本伪为《食禁》”,认为就是《神农本草经》。他这个看法,也不易成立,因此书早已佚失,已无法核对证明。

(三) 《本经》原书佚失情况。据南北朝南梁陶弘景整理《本经》写成《神农本草经集注》,在序录里所提到:“秦皇所焚,医方、卜术不预,故犹得全录。而遭汉献迁徙,晋怀奔进,文籍焚糜,千不遗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医家不能备见,则识致浅深……”。可知在南北朝时,《本经》原文已残缺不全,并经过魏、晋的损(删去)益(增补)。到有了《本经集注》参考,比残缺的《本经》原文方便多了,它本身已包括《本经》原有内容,仅存的《本经》原文四卷,以后就更少见于世。到唐代编成《新修本草》时已有纸张生产供应,《新修本草》写成卷子本以后,开始能用纸抄传比用竹简抄传方便多了,也易于扩大抄传面,而且和《本经

集注》一样收藏了《本经》原文。据考证,残缺的仅存的《本经》四卷原文就在《新修本草》编成不久时逐步零散地佚失。

(四)《本经》原文流传情况。《本经》仅存残缺的原文四卷,已于《新修本草》颁行后佚失。其原文为陶弘景经过整理编入《神农本草经集注》中来。但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宋代《太平御览》仍收藏了当时残存零散的《本经》原文部分内容,这对后人辑复《本经》原文单行本,勘校对照整理是有帮助的。

《神农本草经集注》收藏《神农本草经》原文用硃笔红字抄写排先,集注和增补品种内容用墨笔黑字抄写排后。所有药名下的药性,均用硃点标出代表热性,墨点标出代表寒性,无点标出作为平性。到唐代《新修本草》也用这种体例收藏了《本经》原文,但取消了用红黑点代表药性的热寒,其原因是发现在抄传时容易点错,经《新修本草》校正后,寒热温平四性用文字确定,但仍用硃笔写在药名之后。到宋代开始第一次用木版刻印新编的《开宝本草》时,仍照旧收藏了《本经》原文,但改变为用白文代替了红字。以后宋代改编各版本草都是用白文刊载《本经》原文。到明代李时珍编的《本草纲目》,取消了用白文代表《本经》原文。所收藏各药药名下则标示第一次收藏的本草文献的名称,其气味功能主治,按历史先后顺序排列。李时珍的见解用注文体例排在各本草原文之后。

以上《本经》原文在历代本草学发展过程中始终被保存并流传后世,但经过历代对本草学的每次整理,其原文都各有程度不同的改变,这一点对研究《本经》原来面貌内容时必要加以注意。后人想了解《本经》原文,除可参考上列各朝代刊印的本草外,还可阅读有关辑复《本经》原文的各种单行本,这对于研究《本经》各层次内容更有帮助。

(五)《本经》原书辑复情况。《本经》原书在陶弘景时已残缺,在抄传过程中有舛错,到唐代《新修本草》编成前后,仅存的原书四卷已开始佚失。但原文被《本经集注》以后至《本草纲目》都收录保存下来。为了考证《本经》原文的真伪和需有原文单行本便于研究,在明代开始就有卢复的辑复本;到清代则有孙星衍、黄奭、顾观光等的辑复本;日本则有森立之的辑复本。这四种辑复本以孙星衍、森立之等二种为较好的版本。但从这二种较好版本都没有条件看到整理《本经》的《本经集注》全部原貌,因此对《本经》的原来面貌也不能全部掌握,到1955年上海群联出版社复印的影印敦煌石室藏六朝写本《本经集注》序录原文残卷公诸于世后,与现通行的《证类本草》所引陶氏序录相较,则有

很大差异。前辈所收藏和辑复的《本经》虽然作出很大努力,但由于条件所限,对所辑复的《本经》原文,当然不能反映《本经》原来全部的真实面貌,但基本上大部分的面貌是反映出来的。敦煌石室藏六朝写本《本经集注》序录残卷原文影印出版后,以前《本经》辑本所存在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

(六)《本经》各辑复本存在的有关问题:(1)《神农本草经》原收藏的品种不是365种。据敦煌石室所藏六朝写本《神农本草经集注》序录原文里谓:“……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卅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淆,冷热舛错,……且所主治,互有多少,医家不能备见,则识致浅深。今撮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草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卅种,精煎(蠶)皆取,无复遗落。”细读这段原文,了解到《本经》原文各种资料在陶弘景手里,已完全不是365种,而经过陶弘景本人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在他的整理下精蠶皆取,无复遗落而成为365种而已。据森立之辑复《本经》原文总数只有357种。又据离陶弘景以后不很远的唐代《千金翼方》中的《药录纂要》所收藏《本经》和《本经集志》的品种只共有680种,亦未尽730种之数。后来《本草纲目》序例宋开宝本草旧目本经白文只得360种。《纲目》本身收藏本经名录亦只得347种,未列入名录的则附列入同名各品内文中。以上所收录或不收录《本经》各品中,有极少数是陶弘景为了仙经道术所需,其实是不合治病实际需要。《千金翼方》作者孙思邈虽然也是道教头面人物,但已没有象陶弘景这么迷信服饵仙丹术了。又陶所说苞综诸经,当然是指桐君的《采药录》、雷公的《药对》、后汉时吴普的《吴氏本草》和李当之的《李氏药录》了。但陶为什么将《本经》品种数整理成365种,而又将名医副品亦整理成365种,这不是偶然的事。李时珍谓神农本草药分三品,计365种以应周天之数。按《灵枢经》谓岁有365日,《素问·六节藏象论》谓人亦有365节。后汉时道家学说开始发展成为宗教迷信后,由于当时战乱与天灾频仍,人民生活不特贫困而且精神上的痛苦是无法慰藉的,无法不幻想逃避现实,寻求精神上到另一世界去的幻想安慰,道教的宗教迷信遂得趁此风行于当时朝野,特别是统治阶级妄想长生不老。陶弘景本来学问渊博,这个“山中宰相”,亦无法挣脱逃避现实网罗的包围,成为提倡服饵丹药可以长生的道教主要人物。365是天人相应的学说内容之一,正是道教所需要修炼的理论依据,陶弘景既有此指导思想,当然在整理《本经》品种数字范围上调整为

365, 及后又倍之是毋庸置疑的事, 因为这是陶所说的仙经道术所需。

(2)《本经》序录所说药有寒热温凉四气与正文内容不符。据陶弘景整理《本经》编成《本经集注》, 在序录里已提出“有毒无毒易知, 唯冷热须明, 今以殊点为热, 墨点为冷, 无点是平。”这样药性只有热、冷、平三气, 而没有寒热温凉四气。又据森立之辑复的《本经》原文 357 种各药的药性, 经统计只有寒热温平四气, 而无序录里有寒热温凉四气。这段原文可能是后人根据发展和完善了用药的规律而加入的, 或者是辑复工作没有注意发现和解决这个问题。本来药性的寒热温凉平五性和五气六味的概括性很强, 成为指导辨证用药的依据。可是在历代本草学发展和修订过程中存在少数互不统一和失实情况, 一直沿至现在, 直至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中药教材和国家药典的中药也还互不统一, 这也是有关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的重大问题, 应急速整理统一, 以便更好促进中医药学术的发展。

(3) 久服轻身不老延年之说, 不是《本经》原有内容。我国自从发展了药物治疗取得实际疗效后, 到唐代孙思邈已制订病有几不治, 其中有信巫不信医的一条不治, 祝由科由此逐步衰亡了下去, 明代李时珍宁愿丢了官不做也坚持反对炼丹服药妄求长生的迷信做法。为何《本经》原文里凡上品药都可久服轻身不老延年, 或久服神仙不死, 而《集注》以后各本草续补的新品种都没有这方面记录。又《集注》三品各在开始的几味药也都是供服饵炼仙用的。经过考证便可明白, 原来陶弘景在《本经集注》序录里已自己明白指出是为了“仙经道术所需(需)”, 证明是陶弘景续入《本经》原文内希望使人信服, 而非《本经》所原有的内容, 这是一。《本经》原文中丹砂能化为汞, 水银能熔化为丹, 空青能化铜铁铅锡为金, 完全是晋代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在炼丹化学史上创造出来的贡献, 葛洪、陶弘景以前都未有这个创造的文献记录, 证明这些是陶弘景插入无疑。当然历史上青铜器是由铜锡冶炼而成的合金经验是给葛、陶等一个启发, 这是二。有此二者考证, 可说明轻身不老延年之说和化学史上的创造都是陶弘景续补到《本经》原文中来, 而非《本经》原文所原有的内容。

二、继承发展 推陈出新

(一)《本经》收载品种的实用率是历代本草学最高的。《本经》357 品种中经过二千年的继续临床使用, 证明稳定于显效范围内的有 293 种, 实用率占

82%, 它包括以后发掘出很多老药新用的品种, 和经过以后的炮制又再提高了疗效的品种, 而且有的产生了新的疗效。如干地黄经九蒸九晒后变为熟地, 蒲黄生用凉血化瘀, 炒黑则止血; 葛根、黄连生用升胃肠清气, 清胃肠湿热, 煨焦或炒焦则止小儿腹泻较快。357 种中没有发现有实用价值的只有 64 种, 并且包括了属于陶弘景所称是为“仙经道术所需(需)”对医疗价值不大的品种, 和有名无用的品种。其中实用价值中属于老药新用, 现在所知有显著新疗效的约 20 余种, 兹列名如下(括号内为今名或别名): 爵床(孩儿草), 陆英又名蒴藋(走马箭), 羊躑躅(三钱三、黄杜鹃), 兰草(广东土牛膝), 蔓椒(入地金牛), 徐长卿(寮吊竹), 石蚕(沙牛), 积雪草(江苏金钱草), 鬼臼(八角莲), 白英(白毛藤), 蚤休(七叶一枝花), 五加(五加参), 狼毒(绵大戟), 钩吻(大柴药根), 柳华(现用柳叶), 松罗(松上寄生), 卤咸(卤硷), 蠹实(马蔺子), 麻黄(大麻), 营实(小金樱), 蓬蘽(三月泡), 薇衔(鹿含草), 苦菜(苦蕒菜), 杜若(竹叶莲), 王孙(北重楼), 腐婢(豆腐柴)。

上列的积雪草, 过去误为崩大碗, 现在纠正为江苏金钱草, 即广东的透骨消。《本经》在历代本草学中是最早的药物学, 又是占实用率最高的药物学, 说明伟大的祖国医药学宝库中的遗产要强调继承和发扬, 要独立发展, 要与西医或中西医结合互相渗透、互相支持。

还没有发现有实用价值的 64 种列名如下, 这可以给我们对照陶弘景所说的有精蠹(粗)皆取, 无复遗落的“蠹”的内容了。也有有名无用的内容, 以及仙经道术所需的内容。相信其中也有还可以研究的内容。如: 玉泉、曾青、白青、扁青、石胆、太一禹余粮、青芝、黄芝、黑芝、赤箭、女萎、石龙芮(现已整理成新品种)、石龙菊、落石、著实、白兔藿、蠹鱼、殷孽、孔公孽、理石、长石、肤青、白棘、马先蒿、蜀羊泉(现已整理成新品种)、石龙子、蛭蟥、鲤鱼甲、青琅玕、冬灰、莽草(毒)、女青、茵芋、鸢尾、女菀、黄环、藟菌、白头公、狼牙、鹿藿、牛扁、溲疏、药实根、栾华、苕草、姑活、别鬻、石下长卿、翘根、屈草、淮木、六畜毛蹄甲、燕矢、马陆、螭螭、雀甕、彼子、萤火、衣鱼、地胆、马刀、贝子、苦瓠, 等等。

(二) 开创用分类法整理研究本草学先河。世界历史上无论研究什么学科, 它的开始都是由粗到精由简而详的。《本经》以有无毒的三品分类法, 是开创研究本草分类研究方法的先河, 虽然开始的方法很粗, 但给后来陶弘景一个很大的启发。陶对《神农本草经》

所收载品种认为玉石不分,虫树无辨,实有整理必要。他在《本经》三品分类法启发下,将三品分类法内容,改革为按照药物的自然来源分类法,将药物分列为玉石、草、木、人、兽、虫鱼、果、米谷、菜共九个分类,另列有名未(无)用一类。这个分类法一直沿用至李时珍《本草纲目》时才有了更大的发展,“通列一十六部为纲,六十类为目,各以类从”。如将草类又再分为山草、芳草、湿草、毒草、水草、石草、苔类、杂草之别;木类亦有乔木、灌木、寓木、苞木、杂木之分。如此部举类分,纲目井然的分类系统,对世界植物分类学也有较大影响。

《本经》开创的三品分类法,又影响到徐之才(他与陶同是南北朝人),并首倡从药物功能上进行临床药理分类法。因为他认为:“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十种”,古称“十剂”分类法。这个以药物功能分类法,经李时珍发展其义,更加切合临床应用。这种以药物功能的分类法沿用到清代程钟龄,并进而在其《医学心悟》中总结为八法(汗、吐、下、和、温、清、消、补)。黄宫绣在《本草求真》中又再作细致深入的分类。《求真》先以补、涩、散、泻、血、杂六类为纲中又有细目,如补剂又分温中、平补、补火、滋水、温肾。这样分类越明细,标志着对临床用药的认识研究越来越深入。

(三)首倡“七情”和合之说。《本经》在序录中,首先提出药物配伍的七种不同的作用,即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杀、相反;但在正文却没有体现这方面的内容。因此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的“药录纂要”谓:神农本草只举其纲,未尽其理。但此项纲领原则很重要,尽其理者都有后继之人。由于有了七情用药经验的启示,它一方面运用于配伍组成的复方提高治疗效果时,是七情里“相须”起作用的问题,后世就有明代的《药鉴》,清代的《得配本草》和《本草求真》等专门著述来发展这个内容。另一方面,在配伍组成复方中,由于要克服单味药所存在的缺点,又要解决配成复方后防止发生不良的副作用,这是“七情里的“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要注意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早在南北朝的徐之才根据这项工作的需要,写出了《药对》一书专论药物的配伍禁忌。南北朝刘宋时雷敩写出的《炮炙论》对毒剧药的炮制就是根据《药对》内容用反佐法进行投料炮制,也是按《本经》序录所指有毒宜制所作出的具体措施,可见尽其理者后继有人。

(四)明确药物生产质量要注意生态环境。《本经》三品共357种药物,除了8种漏列产地生态环境外

(茵陈蒿、冬葵子、贝母、竹叶、泉耳、鹿茸、大戟、五加),其余全部均列明产山谷、川谷、平谷、川泽、池泽、平泽、平土等有7种的不同生态环境,与药材质量和临床疗效的关系有影响,起着承先启后的指导作用。苏敬在上表向唐皇请求修订《新修本草》时,曾指出前代本草学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如说“春秋节变,感气殊动;离其本土,则质(形)同而效异;乖于采摘,乃物是而时非。名实既爽,寒温多谬。”这种要重视药材生产的生态环境,到今天仍值得我们要重视的内容。

(五)每药主治内容描写生动朴实,又有辨证选用内容。《本经》收载各药主治的病种非常多,除可供查考疾病发展史和治疗方法发展史之外,每药主治内容是非常生动朴实。如丹参治肠鸣幽幽如走水,反映了病人自觉症状;枳实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刻画了荨麻疹症状神态活现;云母治中风寒热如在车船上,是反映病人晕眩程度;白蒿疗心悬少食常饥,也是病人的直接感觉。如同一类症状,有不同区别选用情况,这就是一种辨证用药经验。如治寒热邪气症状,分析有龙胆治骨间寒热;矾石治寒热泄利;石胆治石淋寒热;旋复花治腹中寒热邪气;桃核、干地治寒热积聚;薯蓣治虚羸寒热邪气;酸枣治心腹寒热结气,等等;反映多种不同的寒热邪气辨证供后人注意选用。其他主治症状也记录得很全面。如防风主疗大风眩痛、恶风邪,目盲无所见,风行周身,骨节疼痛烦满。二千年前的防风已有这么多的疗效给后人继续应用,从这一角度已可窥见祖国医药遗产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六)明确毒剧药用量宜由最小量用起,要注意剂型对治病目的要求各有适应。这些用药经验一直到现在仍起指导作用,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剧毒性制附子、肉桂、麝香、梅片、蟾酥、制马钱、制砒石之类用量宜十分严格掌握,现在药典中药部分已作了初步规定。至于剂型的选用,已由宜丸宜散指导后世发展至与西药各剂型并驾齐驱。特别是汤剂更按汤剂本身的特色,制成颗粒冲服剂、速溶剂、安瓿剂,其中冲服颗粒剂已在日本广泛使用。汤剂中有宜水煮、酒渍、膏煎,或不可入汤酒,并随药性,不得违越,也属这方面范围,现仍实践应用。

(七)提示专科专用药,如疗寒以热药,风湿以风湿药各依所伤端绪以取之。由《新修本草》起继承和发展这种用药经验,开始辟“诸病通用药”专篇,《本草纲目》更扩大这方面用药范围,后人以此另编成《万方针线》则更便于查考。另一类似这形式为张元素《脏腑标

我学《伤寒论》厥阴篇330条的体会

李 超

厥阴篇为学《伤寒论》之难点，古今认识不一。而对330条注释更不一致。原文是：“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历代医家对该条文的理解大体可分以下几种，简述于下：

一、诸注家的理解

中医研究院编《伤寒论语译》，对此条译为“凡四肢发凉的患者，不可用泻下药，虚弱的患者，也同样不宜用泻下药”。这样解释行吗？中医诊断特点在于辨证，任何一个证候均有寒热虚实之分，而厥是自觉、他觉的证候之一，也应分清虚实寒热。

335条：“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后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而反发汗者，必口伤烂赤”。又350条载：“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以上两条将热厥之证讲的十分明确。可见，厥，确有因热而成者。那种认为凡四肢发凉的患者，不可用泻下药的解释是不妥当的。与其认识相同者，尚有张锡驹。他在《伤寒论直解》中说：“诸病而凡四逆厥者，俱属阴寒之证，故不可下……”。

陆渊雷在其《订正伤寒论今释》中说：“四逆厥是外证，论治当揣其病情，所谓病情者，亦参合他种证候以决之耳，有四逆厥证者，多属虚寒，虚寒固不可下，然白虎、承气证亦有逆厥者，不可执一而论”。此种解释有辩证法的原则，但对实质问题，却说了活话。

唐容川在其《伤寒论注补正》中说：“……即热深

至厥，热盛于内，内守之真阴，被烁几亡，不堪再下以竭之……”。唐氏也否认了热厥的可下性。

喻嘉言说：“厥阴证仲景总不欲下，无非欲邪还于表，使阴从阳解也”。是的，仲景治疗之妙，在于保胃气存津液，是其大则，也是其一贯主张，并贯注于全书之中，而非仅在厥阴篇之中。为什么喻氏在此处提出仲景不欲下呢？在少阴篇却有三急下，这又如何解释呢？

汪琥在其《伤寒论辨证广注》中说：“仲景于后条虽云热厥者应下之，然方其逆厥之时，下之一法，不轻试也。‘诸’字是该下文诸厥之条而言……”。汪氏指出不可轻用下剂。且将“诸”字作了灵活解释，说“诸”字是除了热厥以外之诸条而言。此种解释虽不能令人满意，但总算还没忘了这个“诸”字。

成无己在其《注解伤寒论》中说：“四逆者，四肢不温也；厥者，手足冷也。皆阳气少而阴气多，故不可下……”。成氏之说，不但未提“诸”字，并将四逆与厥区别为冷的轻重不同。这当然是他的见解，但与仲景原意相违，尔后再谈。

南京中医学院编著《伤寒论译释》中说：“一般四肢厥冷的患者，不可用攻下药……”。并在词解中说：“诸四逆厥这里指寒厥”。从以上所举数家的解释看，多未从原文考究。笔者认为，不论注解还是语释，唯一的依据，应是原文，离开原文就没什么意义了。在整理古典医籍时，应当提出自己的看法，更应以历史唯物的观点来继承遗产，绝不可任意取舍文字，或望文生义。否则就言之无据了。

(接上页)

本药式》，但都不够精要，其实用价值反不如《笔花医镜》各区分以猛将次将这么方便，如能改编其内容使之精要，则实用价值更大。

(八)研究我国古代文明，无论在国内和国外都有无数先辈进行艰巨的勤奋的研究。从辑复《本经》原文的先辈孙星衍、森立之，以及近人影印敦煌石室所藏的《本经集注》序录残卷的罗振玉、尚志钧辑复《本经集注》都是这样。假如我们没有这些研究基础，我们就无法判别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是怎么一

回事；无法认识365种数字的解释是否有理；无法吸收三品分类有用内容，扬弃无用内容；无法认识药物四气是后来方发展完善的；无法将道教迷信的历史和《本经》历史真实区分出来。特别是对继承整理《本经》原文的陶弘景，他像王叔和继承整理仲景《伤寒杂病论》一样，将《本经》基本内容整理成为一份珍贵文化遗产流传下来，使我们在这基础上向前发展。虽然他在继承整理方法上有缺点，但贡献还是主要的。所以我们要学好《本经》，必须努力汲取其精华，继承它，发展它，推陈出新。